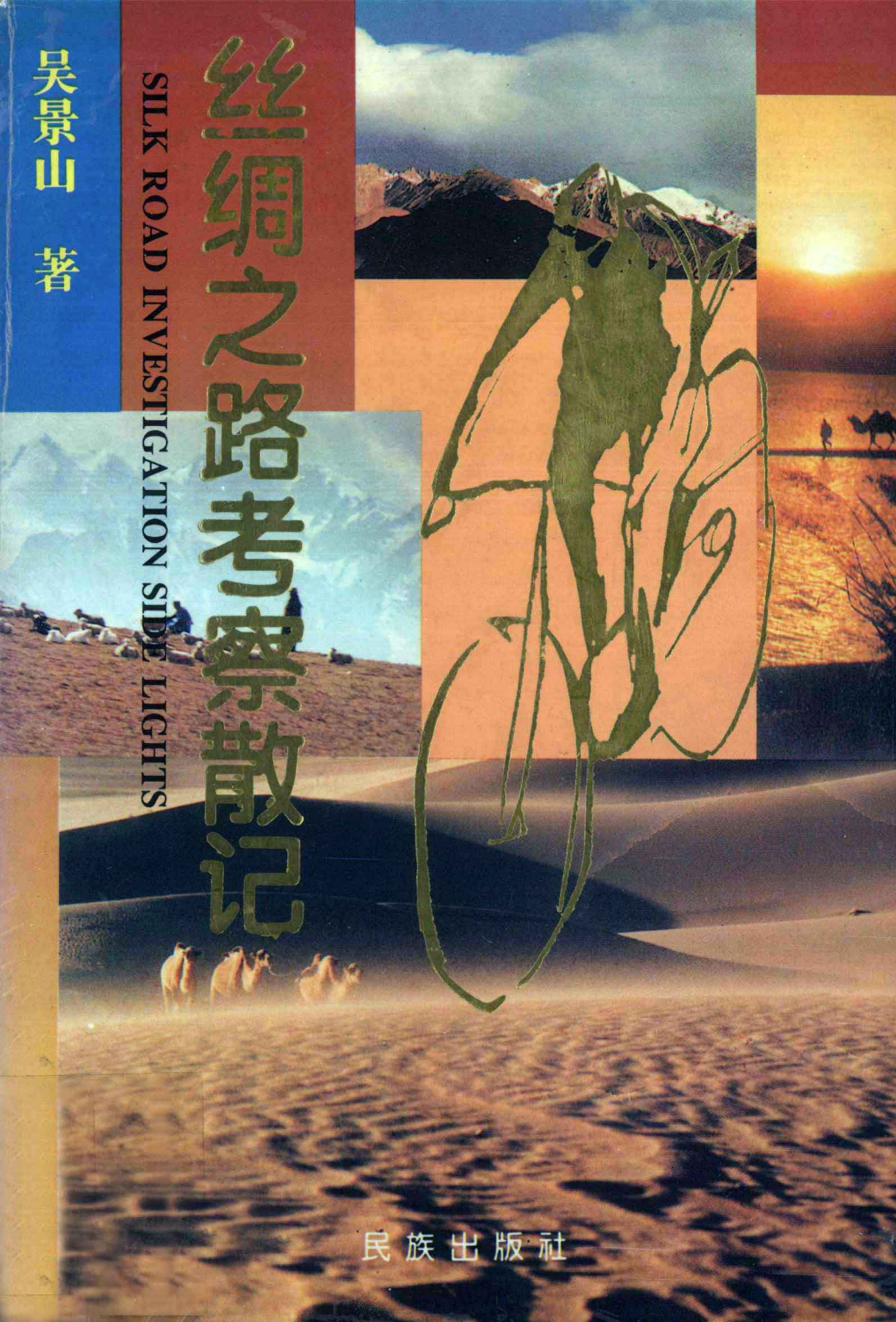


吴景山 著

SILK ROAD INVESTIGATION SIDE LIGHTS

丝绸之路考察散记

民族出版社



吴景山 著

絲綢之路考察散記

陸浩題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考察散记/吴景山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ISBN 7-105-02521-2

I. 丝… II. 吴…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②游记—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5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100013)

兰州大学印刷厂微机照排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兰州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2.80 元

序 言

吴景山同志的《丝绸之路考察散记》即将出版，责我写序，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无意或者善意的嘲讽。

《散记》出自艰辛和富有冒险意味的丝路之行，而当年在他踏上征途之际，是我再三劝阻他，不让他冒此风险。那时他是历史系的学生，而我是学校的校长，他的申请经由系上转到学校之后，作为校行政负责人和他父母的同辈人，我觉得很难作出决断，因为经过调查，我深知只身旅行于原丝绸之路的艰难，而且不仅仅是艰难，还有伴随着的时刻都可能出现的巨大危险。再则，一直没有得到他家长同意的信息——现在才知道，他家里竟是反对得那样决绝。但他的态度异常坚决，甚至有些“顽固”，似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而在几次接触中，我发现这个年轻人颇有一些不同寻常处：刚毅、坚定，事业心强，不怕吃苦，特别是那种选定目标后，似苍鹰猛虎般一往无前的搏噬精神，更让人感动。在与其他同志反复商量，而且争取沿途有尽可能多的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我心情不无矛盾地同意他踏上了西征之路。如今摆在面前的，便是那次西征的部分成果。

胜利者是不应受到责备的，但至今想来，我还是有点弄不清，那次对冒险行程的批准，在我，是不是也是一种冒险。

《散记》，一看便知道是出于历史工作者之手，从所见所闻出发，援古证今，考镜源流，有的论断或者可以商榷，但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洋溢着的那种积极精神，确有令人感奋、给人启示之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在读书人不仅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豪

迈之举,也是一种治学的至高境界。司马迁廿岁壮游,乘传行天下,走遍了东南和中原一带地区,探访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向社会作调查研究。顾炎武,两骡两马载书,以旅店为家,与兵卒为友,行踪遍于半个中国,所到之处,读书、调研、种田、垦荒。这种做实学的好传统,于今说来都令人气壮神往。《散记》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个传统的影子。

后来,吴景山同志踏遍陇原,访查古代碑刻,应当是丝路访古的继续。我们期待他更向前走去,取得更丰硕的学术成果。

聂大江

1995年7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聂大江
----------	-----

单车探西域.....	(1)
初上征途.....	(1)
一个黑点在浮动.....	(4)
蒙面女人和大毛拉.....	(7)
怪物逃窜时	(11)
一条牦牛尾	(14)
请放火为我引路	(16)
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	(20)
水,此刻是最甘甜的.....	(22)

焉支行	(26)
孔雀河畔的传说	(33)
写在万里丝绸之路考察之后	(43)
丝绸之路上的探索	(48)

民勤绿洲考察散记	(52)
到民勤去的路上	(52)
葬身于沙海中的喇嘛僧	(55)
白亭海的消失	(57)
古城访古	(60)
植树防沙镇黄龙	(63)

民勤城中的“天石”	(64)
民勤地方戏曲的历史发展	(66)
民勤历史上的赛驼习俗	(72)
民勤西南部的古代长城	(74)
中国的“吉普赛人”	(77)
中国“吉普赛人”的分布与不同的称谓	(77)
借以谋生的算卦占卜习惯	(78)
别具一格的算卦方法	(80)
引人注目的服饰特征	(82)
奇怪的语言	(83)
淳朴的道德观念	(83)
独特的节日饮食习俗	(84)
模糊不清的宗教信仰	(85)
有待于完善的婚姻形式	(86)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城门	(88)
香妃古墓沁幽香	(91)
世界上成年人戴的最小的皮帽	(96)
丝绸之路上各种各样的鞋	(100)
金色的孔雀飞向何方	(106)
鸚鵡忠义鸟 陇原觅故乡	(110)
鼠王国的秘密	(120)
野马迷踪	(131)
丝绸之路话骆驼	(139)
胡杨古树话沧桑	(148)

红柳的遭遇·····	(152)
梭核的妙用·····	(159)
沙枣金黄吐芬芳·····	(164)
大黄山下说大黄·····	(170)
丝绸之路植棉小史·····	(178)
丝绸之路上的路·····	(184)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	(188)
丝绸之路上五颜六色的山川地名·····	(195)
丝绸之路上与动物相关的地名·····	(201)
丝绸之路上与植物相关的地名·····	(209)
河西走廊上的生态变异·····	(214)
丝绸之路上保护林木的奖惩措施·····	(219)
丝绸之路上的植树造林·····	(223)
后记·····	(227)

单车探西域

多么神秘的丝绸之路！

古代的华夏文明、埃及文化、印度佛教、伊斯兰教，还有那显赫一时的汉武帝、唐宗、成吉思汗、亚历山大，似乎都与这条令人神往的荒漠古道相关。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西方的“探险家”、“旅行家”纷纷到我国西北边疆进行考察、探险，在这里掠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物。那无边的沙漠印上了强盗的足迹，也吮干了冒险家的血汗。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始终就是一条中外文化经济交往的纽带。作为古代文明的一个象征，敦煌学也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科研究项目。为了能对祖国文明史的研究与探索作出一些贡献，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在 1981 年张骞“凿空”西域二千一百周年之际，骑自行车沿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作一次长途考察旅行，为日后致力于丝路的研究打下基础。

初上征途

1981 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六的早上，我骑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从家乡承德开始了向学校所在地——兰州的进发。

在距离承德市 20 里的广仁岭梁顶上，父亲郁郁地说：“小时上学，你奶奶送我到村头。今天你出发去大西北，我送你到广仁岭。路上千万要小心呀。”

声音里包含了祝福，但更多的是担忧。

从承德到兰州，这是我丝路考察的一次“预演”和练习。因为我

不知道自己的体力适应能力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骑车走上几十里路就腰酸背痛，腿也软得很，站都站不直。大腿的皮肤也磨破了，第二天傍晚到北京时，我差不多只能侧着身子行动。

虽说时值阳春，北方仍然天冷风疾。由石家庄到邯郸，350里路我行了15个小时。晚上洗脸时，膝关节处疼得钻心。我一步一步挪到床边，不敢与人说话，怕人家说服我放弃远行的计划。

在雪花飞舞的晋南高原上，我的膝关节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这使我心头笼罩着一层阴云：我的腿会不会发生意外？这么漫长的旅途能走完吗？只靠爬，是爬不过丝绸之路的。

几张膏药使我坚持继续西行。越黄河，过潼关，于2月24日，我终于在晨曦中看到了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西安。

沿着白杨夹峙的大道紧蹬车轮，我来到了当年曾作为大型商队集散地的咸阳。往日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接朋送友、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则更是当时人们对远别西去的亲朋充满了无限担忧挂念之情的真实写照。

咸阳向西，千里渭北高原，田陌相间，渠水淙淙，麦苗铺碧，春意融融。当年骏马飞奔、明驼驰步的大道，现在已成为宽敞的柏油公路。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春至滨渭我亦来，郊原四处杏花开”的醉人景象。可是车子一爬上六盘山，那种诗情画意般的田园色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雪花飞舞，草木稀疏，很长时间都难碰到一个人。饿了，只好大口大口地嚼着冰糖充饥御寒。呼啸的北风把我的脸面吹得黎黑皴裂，手脚都起了一块块的冻疮。

3月3日晚上10点多钟，当我翻下长达100多公里的华家岭时，忽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串长长的亮光，愈来愈向我靠拢过来。

这是什么？它是不是人们常常传说的飞碟？我不由得停下了自行车……

正在我纳闷惊异之时，一声汽笛长鸣打消了我的疑虑。原来这是一趟行进着的列车。自从离开西安后，整整6天，连汽车都很少见到，哪怕是村舍小路也能勾起我的缕缕乡情。此刻，当灯火通明的列车驶过眼前时，心中平添了许多温暖。

次日晚上9时，当万家灯火像颗颗珍珠溅落在黄河谷地时，我终于到达了兰州。我暗自庆幸，这是一种好的兆头。在不到一个月的适应性预演中，自行车链条断过七次，但是我还是安全返回了母校。

我稍事休整，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此同时，西去考察的申请报告也很快地正式向学校递交了上去。

可是非难的话语一句句传入我的耳朵。

“青藏高原上常有数十只的狼群出没，汽车经过都要结队而行。”

“戈壁滩上的狂风可以把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行人如果躲避不及，转眼就会被流沙埋掉。”

……

我西去考察的申请受到了校系领导的善意劝阻。我找到了一些在新疆长大的同学，让他们帮助我在系领导面前申明，说新疆道路非常好走，人又好客，单车旅行十分安全。

然而正当这时，新疆考古所拍来了一封电报。二百多字的电文历数这条路上间隔长达几百公里的戈壁沙漠，荒凉冷落，缺少水源。尤其是夏季高温，单车行驶十分危险。

这无疑使校领导为阻止我西行又找到了一个实际的依据。没有法子，我只得手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找到了聂大江校长。我指着上面一段话念道：“玄奘法师乞往天竺取经，有诏不许……”

“对，现在就是有诏不许。”聂校长风趣地说。

我接着念道：“诸人皆退，乃于八月单独首途。”

聂校长深情地说：“这样远的路，你独自一人出去，我们放心不

下呀!”

这时，家里又发来一封封电报：

“严令不准西行，否则今后别与家中通信。”

一封封的申请报告递了上去，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拖到放暑假后的第三天，我又出现在了聂大江校长的面前。

组织上的关怀是令人感动的，亲友的牵挂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此刻我的心已经插上了翅膀，早就飞越过关山千重。

在校长办公室，我又一次表示了自己执意西去的决心：

“昔日张骞、唐僧都走过去了，今天的条件总比古人强吧？说危险，做什么事都有危险。当年打鬼子、抗美援朝，难道就没有危险？可是不干就要当亡国奴……人无压力轻飘飘，搞学术研究没有点压力必然也赶不到外国人前头……批准我去吧！”

“对于你，我们只好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了，不同意，但是最终还得要支持。”聂校长诙谐地说道。

这显然表明学校领导已经批准了我西去考察的申请。

1981年7月29日，我终于出发了。临行前，我把为了长途旅行之需而向同学们筹借的钱款粮票等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交给一个同学保管，清单上写着：“如果我回不来，请代为清还。”

一个黑点在浮动

骑着“红旗”车，依傍着隐现在雾气飘渺之中的波涛滚滚的黄河行驶着，心里真有一种“久在樊笼里，重返大自然”的感觉。来到河口镇，由此进入河西走廊有两条路可通：一是经民和、西宁过扁都口到达张掖；二是过永登翻乌鞘岭抵武威。我选择了后者。

永登为河西之门户，南临黄河，西靠祁连，北枕乌鞘，东接景泰、皋兰。叶剑英元帅曾作诗对此地作过这样的描述：

拔海二千七公尺，

昔日平番今永登。
车上东滩滩上望，
乌鞘白衣卧云天。

这一路多“武胜驿”、“岔口驿”之类的地名，可见古时交通之繁盛。

7月31日出武威不久，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乱石铺地的戈壁荒滩。晚上在招待所听人说，焉支山就在此地的不远处。我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直奔焉支山麓。

焉支山北麓的峡口镇有一条宽不过百米的山谷沟通东西，千百年来这儿车不并驾，马不双轡，大有“锁控金川”的险势。附近的永固城即为当年匈奴浑邪王的军事重镇，与之遥相对峙的霍城则是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时的驻防之所。从这些古迹中可以想见当年这一带“鸣笳乱动天山月”的战争风云，以及“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血雨硝烟。

焉支山南麓有一片叫“马营滩”的高山平原，远近闻名的山丹军马场就在此地。

8月7日早晨天还黑着，我从玉门出发向安西驶去。上午由于在一个古城垣中考察了两个多小时，水喝光了。刚跨上车子，不料车胎又放了炮。没有水怎么补胎呢？

父亲曾给我讲过，可以用细土面代替水。就是让车胎充气后在细土面上滚动一周，即可查出漏气部位。但是戈壁滩上的狂风早已把沙土刮干净了，找一点土也很困难。我又急又热，汗水涌了出来。扒开车胎一看，心才安下了。原来车胎裂口较大，一眼就能找到。待补好轮胎时，我焦渴得连喘气都困难了。

这时，远方的一泓碧波在我眼前闪耀。那明亮洁白犹如银练一般的水流，周围分明还有很多葱茏的树木和村庄。

啊，整个戈壁滩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我的心为之一震。这诱人的美景似乎充满了一种魔力，迫使我加快速度冲了过去。跑了好长

一段距离，我口干舌燥，腰酸腿软，很想就地躺下歇一会儿，可是那白灼灼的光当头照着，四周没有一块可以藏身的地方。地皮烫得连鞋底底都好像要熔化了。眼前水光粼粼，又是那样迷人，我恨不得一步跨到跟前，用那甜美的清泉润一润我的喉咙和嘴唇。

我艰难地爬上了一个山岗，环顾四周，只见它们就像害怕我似的，又怯生生地移向了远方。这鬼地方！我诅咒它为什么这样捉弄我这个天涯游子呢！

正在迷惑不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一片汪洋之中晃动着一个黑点朝我逼过来。莫非有潜艇吗？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只见那个浮动着的黑点到我眼前忽又变成一辆汽车。我明白了，我被大自然的假象——海市蜃楼欺骗了。它曾经像欺骗我一样诱使了多少商旅在干渴中迎上去，迎上去。然后却是疲劳、绝望，最后悄悄地倒在了沙漠中。此刻我寻找水源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口也不觉得渴了。

在敦煌西北 100 公里的小方盘城，我奇异地看到耸立在空旷戈壁滩上的古代“马其诺防线”。这就是汉代的长城。以往人们都以为长城起于玉门关，其实它早就延伸进新疆境内了。汉代称长城为“塞”，人们常说的“关内塞外”，就是以这条东西横亘于我国广袤大地上的雄伟建筑为分界线的。但是它们的建筑结构材料却各有特色：山西境内以东的长城多为砖石结构；在陕甘地区则多为夯土板筑；而在这一带的长城，由于条件限制，城墙全是由砾石和芦苇红柳枝条叠压而成。现存的城墙高度一般为 2 米，宽在 1.8 米左右。烽燧是每三层土坯夹一层横竖交叉的芦苇，累计高度约 7 米。这种构筑方式，一是可以起到“钢筋”的拉结作用，二是在盐碱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防止溶有盐碱的水分对建筑物的腐蚀破坏。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的惊人。

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那些由芦苇堆叠成的“积薪”。每个芦苇堆面积 4 平方米，高 1.5 米左右，芦苇长达 2 米，根部直径约 1.5

厘米。第一次见到的人会以为这是老乡们割下的柴草。谁能想象到这样的“柴草”已经堆放了三千年之久呢？在居延汉简里有很多关于戍卒刈草的记载。他们把草堆成一垛，每逢边关报警，就把它燃着，以便让它“狼烟四起”，及时向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报告敌寇入侵的信息。

由鄯善西行，绕过火焰山，就进入了吐鲁番盆地。参观了交河、高昌等著名古代城址后，穿过干沟，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吸引着我。

8月27日一早，我推车向湖边寻去，路上与三个维吾尔族打鱼的老乡同行。沿途遍地是枯死的芦墩、沼泽，十几公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绕过一片茂密的芦苇丛后，浪花飞溅的博斯腾湖出现在了眼前，浓郁清香的水气沁人心脾，多少天来在戈壁滩上经受的酷热干渴被吹得荡然无存。湖面帆影点点，机声隆隆，鱼群腾飞跃，水鸟展翅翱翔。可是就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我被迷困在了一片芦苇之中，再也找不到归路了。

蒙面女人和大毛拉

焦急之间，芦丛深处传来几声响动。

啊，有人！兴奋之际，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一条小船上站了起来，他见我满身泥水的样子，就朗声大笑，把我和车子接上船去。他埋怨我不该单身闯进海子，否则进了迷魂阵，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去。这个人姓郭，操山东口音，他60年代来这儿落户，现在机耕队工作，今天正好是抽空来搞点鱼吃。

我们坐在小船上来到了老郭同志的家中，我深深地为老郭一家人的热情所感动，愉快地接受了与他们共进午餐的邀请。饭煮好了，主人把满满一大盘鱼端了上来。每条鱼都有五六斤重。有鲤鱼，还有新疆人最爱吃的五道黑——淡黄带绿的鱼背上有五至八条呈

暗褐色的条纹。它的肉味鲜美细嫩，一直是本地人招待客人的菜肴上品。

一盘吃完又上来一盘。主人说这儿吃鱼就像在果园里吃苹果一样容易。因为海子边上有一种泻湖，水位都比湖面低。如果湖边的人想吃鱼，只需在岸边开个小口子，大量的鱼就进了泻湖。但是由于泻湖中盐分大，鱼不适应，拚命想拥挤回湖口，这样拦下一张网就可以把它们捉住了。

库车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龟兹国故地，素有音乐之乡的称誉。公元568年，这里的音乐家苏祇婆东去长安后，中原音乐家郑泽一边向他学琵琶，一边了解西域乐理。后来两人又一起参加了“汉乐”的整理工作。从此，中原的音乐吸收了西域音乐的优点，因此龟兹乐又成为唐代“十部乐”之一而被记入了史册。据说在解放前夕，这里还有一种风俗，在饭馆就餐，都有小型乐队为食者助兴。穿过了几百里的戈壁，当我看到库车这片绿洲时，我只觉得一棵棵钻天杨似乎都成了一个美丽的音符，耳边的风声也成了动人的乐曲，我的车子骑得更快了。

“优勒达西，县政府卡呀代都？”

一位维吾尔族干部模样的妇女扬起手臂向西北角一挥：“啊——呀代——”

我高兴得简直要跳了起来。入疆以来，为了行动方便，我学了一些最简单的维语，但一直不敢使用，怕闹笑话。哪想到第一次问话，居然成功了。因为在这里问路，如果对方扬手指一下方向，说一句“啊——呀代。”就算是告诉了你所打问的地方的去处。其中“啊”的发声愈长，手挥动的弧度越大，就说明距离愈远。

凌晨4点，我整理行装朝位于库车西北方向的克孜尔石窟进发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戈壁滩上疾驰，只能凭感觉前行。走了十几公里，只见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雷声滚滚而来，远处不时可以看见一个个巨大的火球在滚动，令人望而颤栗。因为在这

里，一切生物都会在瞬间化为灰烬。仅据见于报道的资料，从1956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新疆地区被雷电击毙的就有五十余人，牛马羊畜更是不计其数。一阵狂风骤雨把我从车上掀翻在地。我犹豫了，是不是退回库车？最后我还是决定前进。天亮时，我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我心里盼呀盼，只想盼到鲜红的太阳出现在空中。

循着地图标示的方位我匆匆地赶路，在木扎提河畔我愣住了。克孜尔千佛洞究竟在上游呢，还是在下游？附近一百多里路没有一个居民点，虽然遇见了一位老人，可是始终也没有问清方位。我只得爬上山顶四处探望，只见远处一片绿荫，根据我离开库车的路程来推测，这片绿洲正是我要找的地方。到中午，我终于来到了克孜尔千佛洞。参观完所有的洞窟后，空中降下暴雨，山洪喧腾而来。我原来想就地住宿，可又怕库车县的领导担心我出事，就冒雨在深夜11点钟返回了旅舍。

人们常说，到新疆如果不去喀什，那就等于没去新疆。可见新疆重镇喀什的重要性了。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千百年来，此地商旅云集，使者纷至，经济文化十分繁荣。清代人有诗为证：

迢迢疏勒峙边雄，
据水凭山物产丰。
天使墓门千载在，
海邦商旅一途通。

9月5日下午，我的车子进入喀什城时，街道上浓郁的地方色彩把我吸引住了。在到处是摆满瓜果小吃的摊头，伴随着缕缕青烟的是一阵阵烤羊肉的香味。新疆人吃烤羊肉是按串羊肉的铁丝计算的，在一般的地方往往是1角钱一串，可是喀什的烤羊肉，肉块切得特别大，每串羊肉要1元，饭量小的人，一串肉恐怕都吃不完。

在市中心，我第一次见到了蒙面女人。面纱都是深褐色的厚